

思想者

诗词月刊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2023年6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主管 | 华夏日报社 主办 | 华夏全媒体研究院文学研究所 2026年5月8日 星期五

刊头题字：谭谈 | 国际标准刊号：ISSN2521-0289 | 数字报：szb.cmnint.com 本期4版

主 编 | 艾华林
执行主编 | 向昌斌

丹顶鹤的故乡飞出了“金凤凰”

——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闫淑平印象

朱志鑫（黑龙江）

在松嫩平原的臂弯里，齐齐哈尔东南隅的龙江县景星镇，宛如一颗质朴的明珠，凭借肥沃的黑土地与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静静地孕育着无数的希望与梦想。这里是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中国曲协副主席、长春师范大学教授、吉林省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闫淑平老师的出生地。古镇的秧歌鼓点与文化气息，早已化作她艺术基因里最澎湃的韵律。对一个来自同样地域又对二人转艺术有着同样挚爱的我来说，算是家乡儿女中极为幸运的一位，不仅与闫淑平老师合作了多首歌曲作品，还能有机会为其专著续填家乡人的心声与祝福，何其幸哉！

闫淑平，在我记忆中是乡音里极为响亮的名字，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家俊俏大姐，将高粱晒场上的俚曲小调淬炼成艺术明珠，她用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把东北二人转的喜怒哀乐、人间冷暖、苦辣酸甜演绎得淋漓尽致，她曾先后两次把二人转艺术带上了春晚舞台，她用生命里最蓬勃生长的韵律叩开了中国曲艺圣殿之门。

在1996年央视春晚中，她与搭档潘长江老师联袂表演的小品《过河》，“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的旋律一夜之间化作文化春雨，浸润了亿万观众的心田，美妙的旋律响彻神州大地。那时的我正值高中三年（龙江县景星镇第五中学）的青葱岁月，目睹了整个小镇“喜大普奔”沸腾如滚水的景象，乡亲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纷纷守在电视机前，看着昔日身边的小姑娘在春晚央视舞台上笑靥如花，那份自豪感仿佛比自家的丰收年景还强烈，不住地赞叹：“咱镇上飞出了金凤凰！”由衷地骄傲：“瞅见没？老闫家二丫头给咱家乡长脸啦！”这是家乡人民发自内心的喜悦与自豪，这是六十二万龙江儿女真情和幸福的流露。

数十年光阴漫过，景星镇的阡陌依然烙印着她的艺术年轮。废弃校舍的操场上依然回荡着她童年悦耳的歌声，场院石碾的沟痕仍然见证着她勤奋追逐的脚印。那些深嵌在黑土里的文化密码，既是老榆树下苦苦揣摩的稚嫩童音，也是怀揣冻硬窝头徒步四十里演出的倔强身影；既是玉米地里抽穗拔节的韵律，也是冰凌花绽放时迸发的生命咏叹。这种从冻土层里破茧而出的艺术生命力，这种糅合着霜雪与烈酒的表达方式，正是东北二人转深植民间的文化基因。

在这片黑土地上，二人转是人们茶余饭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大餐，闫淑平用她浸透乡音的吟唱将二人转艺术演绎到极致，也证明着：最本真的地域文化从不需要镀金，它自会在人民的笑泪中生长，在血脉中奔涌，最终凝成照亮来路的璀璨星光。她不仅是一位老百姓喜欢的艺术家，更是家乡的一张亮丽名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龙江儿女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作为从龙江县走出的后辈，我对闫淑平的记忆始于童年的录音机，她就像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总是以最靓丽的情影镶嵌儿时的梦。那时，山村每逢谁家结婚的喜事儿都要购买录音机和磁带等作为彩礼的部分，全村人也都都会络绎不绝地挤在一起观看聆听闫老师的《歌后语大全》系列带子。时光流转，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习俗也发展到了用DVD机和光盘碟子。时至今日，我的移动硬盘里仍珍藏着闫老师演绎的二人转《打龙袍》《韩琦杀庙》《梁祝下山》及个人作品专辑，每当看到这份珍贵的收藏，那些美妙悦耳、脍炙人口的演唱都会在耳畔回响，唤起了我童年无限的记忆，仿佛她把黑土地的烟火气都揉进了旋律里。

闫淑平曾说：“二人转的根在民间，魂在故事。”如今，她以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弘扬传承东北文化，既守护《西厢幽会》《三调芭蕉扇》《老汉背妻》等传统剧目，也不断推陈出新创排《云岭红梅》《最美儿媳》《青春之歌》等时代新作。她说：“我要让二人转永远扎根在黑土地上，唱出新时代的担当。”从景星镇的田间地头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闫淑平用五十载光阴诠释了何为“戏比天大”。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奋斗的传奇，更是一代人民艺术家将乡土艺术淬炼成文化瑰宝的缩影。正如龙江百姓所言：“这金凤凰飞得再高，翅膀上永远沾着黑土地的泥香。”

2024年暑假，回老家探亲的我看到今日景星镇翻天覆地的变化，情不自禁地给闫老师拨通了电话和她聊起家乡的今非昔比，能听出闫老师在电话那边对家乡情真意切的眷恋，她还提及了景星镇旁边的山泉、杏山等几个熟悉的乡镇。那一刻，我深受触动，在繁华都市忙碌奔波的闫老师始终将故乡放在心间最重要的位置，或许正是这份淳朴的初心成就了他带有浓郁乡情的一个个佳作。在与闫老师一起创作《小时候

过大年》歌词的过程中我受益匪浅，她精准剖析了歌词应有的画面和一些能再现东北过大年的喜庆景象，最终呈现了一首满意之作“妈妈炒的黑瓜子装满了小窝兜 / 爸爸糊的红灯笼点亮着小蜡头 / 穿一件新棉袄对着镜子美不够 / 吃一口凉凉的冻秋梨甜透咱胸口……”。我深深感受到了她对艺术的极致专注与精湛，她做人的厚道和对艺术的敬业态度，以及对故乡永不褪色的情怀，激励着我在人生道路上，不忘初心、坚守本真，心怀感恩，砥砺前行。在此，我想和闫大姐说：“常回家看看，家乡的父老都惦念着你！”

如今，闫淑平在二人转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她两次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最高奖，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传承和发展二人转艺术。她深知，二人转作为东北的民间艺术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民的情感记忆，但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困境。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二人转，闫淑平老师在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最高平台上带着东北二人转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让更多人了解二人转艺术有了颠覆性的改变和认知，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喜爱二人转，为二人转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东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闫淑平就像一位执着的艺术使者，用自己的歌唱和表演，传递着二人转的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艺术传奇。从龙江县景星镇那个热爱二人转的小女孩，到如今享誉全国的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闫淑平一路走来，历经风雨，却始终初心不变。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热爱艺术的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也让人们对二人转这门传统的艺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她也让我转达她对家乡人民的那份牵挂：“请家乡父老放心，我永远都是你们那个扎着两个马尾辫子的天真朴实的小姑娘。”

有缘有份有合作，真情真爱真帮带。四月的星城，湘江之畔春意正浓，处处跃动着生机盎然的旋律。我于大学校园的静谧中，满怀亲切地写下这些隐匿着浓郁乡情的文字，让笔端这份对故土与师友的温热情感，浸润每一寸思念的角落。同为龙江儿女，心中满是感恩，愿闫老师在艺术征途上风华永驻、续写华章，也祈愿家乡沃土之上，山河锦绣更胜往昔，岁月静好，美好长伴。

风筝线上系着乡愁

于春林（辽宁）

春天一到，总想奔赴一场现实版的春日盛宴。不必在文人墨客春日的诗情画意中寻找，只需走进自然，亲临春日的精彩画廊。于是，趁着假日，我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沐浴在春光明媚的盛日里，慰藉那颗对春日满怀渴盼的心。

村外的小河旁，两岸的柳树垂下万千丝绦，淡淡如烟，嫩嫩绿意，活脱脱一幅水墨画呈现在眼前；柳条仿佛灵动的手，触摸到水面上，微风拂过，河水漾起一圈圈涟漪散发而去。此时，恰巧有谁家的几只白鹅在水中游弋，身姿挺拔而高傲，它们不时把头扎进水里，而后扑扇着翅膀，溅起一串串水珠。这安逸的画面，把春天点缀得恰到好处。

有春天的地方，一定会有孩子们的身影。一群孩子正在河边空地上放风筝。风筝高高地飞翔在空中，仿佛一只蜻蜓，在风里轻轻飞舞。一个小女孩跑过来，翘起的羊角辫在身后欢快跳跃，清脆的笑声像风吹过檐下的风铃清脆悦耳。看着孩子们欢快的模样，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曾有过这样春日追着风筝跑的日子。

那时，每逢春风涤荡的日子，我和小伙伴们就会扯着自家做的风筝往村外跑，比谁家的风筝好看，飞得高。看着他们五颜六色的风筝，争强好胜的我当然不会服输。我缠着父亲，让他帮我制作一个风筝，平日里忙碌的父亲，自然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答应下来。我高兴得去和小伙伴们炫耀，他们也暗自憋着一股劲儿。

父亲用竹坯子制作了风筝的龙骨架，那模样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我不住地询问他这是什么风筝。父亲故意笑而不答，弄得我抓耳挠腮，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紧接着他让母亲熬一些糨糊，用搜集来的旧报纸往风筝的龙骨上裱糊起来，父亲那双手布满老茧的手做起这样的活儿却很灵巧，让我心生敬佩。裱糊结束，一只蝴蝶风筝赫然呈现在我的眼前，父亲特意用家里母亲染布用的颜料涂在风筝上，风筝上的那只蝴蝶仿佛一下子就活了过来，振翅欲飞，我欣喜若狂。

风筝晾干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让父亲带着我来到河边的空地上协助我放起风筝来。小伙伴们围在一旁，满眼羡慕地看着我们的彩色风筝，跟着我一起跑。我兴奋而笨拙地拉着风筝线跑向田埂，跑过麦田，那只蝴蝶在空中翩翩飞舞，栩栩如生。小伙伴们齐声欢呼：“真好看！”谁知好景不长，或许是大喜过望的缘故吧，我跑着跑着没注意到脚下，冷不丁脚下一滑，一下子滑到狭窄的田埂下面，狠狠地摔一跤，手里的风筝线贴到地上，风筝也跟着急速坠落下来，正好挂在地边的树上。

疼痛和委屈涌上心头，我大哭起来，小伙伴们非但没有过来安慰我，反倒笑得前仰后合，让我又气又难过。父亲连忙扶起我，帮我取下风筝，可风筝已经被刮破了，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小伙伴也一哄而散。后来，父亲又为我做过蜻蜓风筝，鱼儿风筝，我都是一个人去河边放飞，再也没有出现过意外。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放风筝，小时候最纯粹的快乐，只不过那种无拘无束的快乐，长大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家乡的风筝线啊，一头飘在田埂上，一头系着我的心，风筝线上系着我的乡愁。

责任编辑 | 郭园 校对 | 卢路

